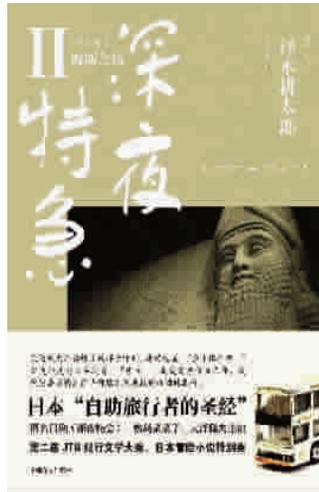


深夜特急·波斯之风(下)



日本“自助旅行者的圣经”
 第九次修订版
 第三卷 打那利行次学大案、日本警备小位作训

开往拉瓦尔品第的巴士撞飞了一辆白色轿车

巴基斯坦国境也有巴士开往内地。目的地分别为国境小镇瓦加和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我决定去拉合尔。

刚越过国境时，人们的样子没什么改变，只是手表时针往回拨一个小时而已。但当巴士经过瓦加镇的时候，我还是涌现“啊！终于来到和印度不一样的国家了”的感觉。

道路两旁大量排着卖水果、青菜、豆类、米和面包的摊贩，人潮汹涌，计程车和马车争先恐后，巴士几度停下让路。我感到一股奇妙的解放感。巴基斯坦是何其富饶、何其开朗的国家啊！少年小贩开朗地对隔窗相望的我做鬼脸。何其活泼生动的国家啊！

正午抵达拉合尔。因为星期天，巴士站附近挤满人潮。小心起见，我先打听西行巴士的上车处，那人说正好有辆要开往拉瓦尔品第的巴士。果然，一辆装饰得华丽的巴士四周挤满抱着大件行李的乘客。

我犹豫不决，但人不自觉地站到巴士旁边，也没多想就将背包交给帮客人把行李堆到车顶的年轻人，回神时人已坐在车上。

这世上大概再也没有比巴基斯坦的巴士更恐怖的交通工具了。这辆巴士更是吓人。司机好像心情不爽，一路碎碎念。先是在停车场和马车擦撞大吵一架，开上公路后拼命玩飙车。

黑暗的前方看到微微光点，一些有如点缀在湖畔、呈弧形显现的镇上灯火。我问旁边的人，他说那

就是拉瓦尔品第。巴士和那光点之间的幽暗应该只是辽阔的荒地而非湖水，当时，即将自飞车恐惧中获得解脱的安心感，让我对那片黑暗产生美丽的幻想。

我“呼！”的松一口气，几乎就在同时，车身受到剧烈的撞击——就在司机一路加速赶上前车、并排行驶、又想超车而绕个大弯之后。

吭——的声音同时，一辆白色轿车飞出路肩，但是我们的巴士照样猛速前进。好像是被超车的巴士前面有辆小轿车，被我们的巴士直接撞上。但是司机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像被狐狸附身般奔驰了一公里后才减慢一点速度，回过头问：“什么东西？”

坐在最后一排的中年人看着车后说：“不知道，但后面有车子开来，会动应该就没事了。”

后面行驶的可能是别的车子，但是车上的人都用力点头，众口同声说：“走吧！走吧！”

我说不出来话，也忍不住想乘兴跟着大喊：“走吧！走吧！”

我这趟塔克西拉之行了

从巴基斯坦走陆路到阿富汗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从巴基斯坦中部城市奎达到阿富汗第二大城坎大哈，另一条是从白沙瓦翻越开伯尔山口进入喀布尔。走前一条路可以顺路去象征印度河古文明的遗迹莫恩焦德罗。但是我舍弃这条必须向南绕个大弯的路线，走从拉瓦尔品第出发的最短距离路线。或许我开始感受到一路前进的快感了。

从拉瓦尔品第到塔克西拉和从

塔克西拉到白沙瓦一路都坐巴士。

塔克西拉是以古城遗迹和亚历山大东征所带来的希腊文物而知名的小城。我不是特别有兴趣，只是想当无缘参观的莫恩焦德罗替代。

据说博物馆和遗迹就在距离公路不远的地方。我下了车，在炙热的阳光中，悠闲地走在田中小路上。说是很近，却一直看不到。我汗流浹背，口渴的紧。但是，别说是商店，附近连人影都不见一个。静得难以相信这里就是有名的塔克西拉。

前面有栋正在建造的房子，有个木工。我走过去，用手势表明想喝水水，他爽快地从日荫处的水盆里舀出一杯水。意想不到的清凉甘甜。

我回到路上继续向前走，背后有辆马车突然停下。

“去哪里？”
 “博物馆。”
 “要坐吗？”

他说的是乌尔都语，我说英语，却能充分沟通。但是我没有租坐马车的预算。我说明以后，他表情阴沉地说：“不要钱。”

我坐上马车货台，走在静得蜜蜂振翅声音似乎都听得见的农村道路上。他牵着马轡向前，彼此虽没有交谈，但心情轻松沉稳。我靠着背包，眺望蓝天，心想，不管博物馆如何，古代都市的遗迹又如何，光是清水和这马车，我这趟塔克西拉之行也值得了。

印度商人教我阿富汗红茶的喝法

从白沙瓦到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我坐的是阿富汗邮政巴士。虽然跨国运行的巴士公司有巴基

斯坦国营巴士和阿富汗邮政巴士两家，但是我选择车身比较干净漆成橘色的阿富汗邮政巴士。票价二十三卢比。上午十点从旧市区附近出发。

这车只是外观干净漂亮，但一启动，就发现老旧得吓人。

巴士奔驰在红色的平原上。不时看见土墙围绕的几户人家。墙壁、屋顶等一切外观都像害怕在这红褐色平原里显得醒目而与大地同色。

巴士在贾拉拉巴德暂停，让乘客吃迟来的午餐。我和同车的一个商人攀谈。他是印度人。

他常常旅行，数度过境阿富汗。我在茶店里不知道该怎么点食物而磨磨蹭蹭时，他帮我一把，用流利的乌尔都语和店员沟通。他也讲印度语、孟加拉语、英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甚至能听懂法语。他没有自鸣得意，只是淡淡地述说事实，并解释说因为他是商人嘛！

点完东西后不久，我期望的烤羊肉、酥脆薄饼和红茶端来。这里喝茶的方法很有趣。先拿来一个放了三分之二杯砂糖的杯子，然后端出装着红茶的陶壶。我当然以为等一下还会端出另外的杯子，再把糖和红茶倒进去。但等了半天也没有新的杯子。他看我迟迟不动手，于是指指装着砂糖的杯子。

“把茶倒进那杯里喝阿！”

“不会太甜吗？”
 “不会，没事。”

我勉为其难地照他说的去做，以为茶会甜得难过，可是并不那么甜，仔细一看，砂糖的颗粒相当粗，因此不会立刻都溶解。第二杯茶倒进去后，砂糖又溶解一些。也就是

说，在阿富汗喝一壶红茶，砂糖一次放齐，但慢慢融化，等到喝最后一杯时，杯中也没糖了，如此才可以喝到甘甜爽口的红茶。

阿富汗的风景沁入人心。尤其是贾拉拉巴德到喀布尔，沿途景观美在丝途中也不多见。陡峭的山崖像没有尽头的墙壁般绵延不断，走过断崖奇景后就是流水清澈的山谷河流。沿河往上游前进，便是一汪碧蓝的湖水。从东南亚到印度，我那一路只看见泥浊河水的眼睛感到悸动的新鲜。

牵着骆驼的游牧民浴着落日缓缓横过沙漠。或是沙尘漫天，二十几个变成灰色的蒙古包架在沙漠中，之间冒起像是炊煮晚饭的缕缕白烟。只有一个老人向着西方的麦加进行晚祷。

夕阳逐渐隐没的西面山峦，一片夕阳余晖的东方峻岭，以及穿行期间的一辆巴士。这片广大的沙漠中，有的就只有这些……

摘自《深夜特急 II》[日]译木耕太郎 著 陈宝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多云转晴了。

这夜，我在住所内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披着大衣斜靠在床榻一直不敢合眼，中间一次次起来打开窗门，探出头去观察北京夜间的天气状况。子夜以后，按说小周医生乘坐的这趟11点30分抵达的班机，已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按计划凌晨两点左右，汪泉在舱内已开始接受造血干细胞回输。我披衣坐在被窝里，一边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电话机和枕边手机响动，一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祝愿我女儿配对顺利，移植成功，平平安安度过这关键时刻！

这天与环妹一起上医院送晚饭时，从视频上与汪泉通话，看到她精神如常，情绪愉快，一点也不像是刚接受完移植手术的病人，还不时咧着大嘴跟我们开玩笑说：“爸，二姑姑，从今天开始，你们每年得给我过两次生日了！”

“为什么是两次？”“因为我现在身上流的已不是原来你们给我的血，而换成别人的了。小周医生说，我这次又重新诞生了一回，不是有了两个生日了！”“明白了！”环妹凑着话筒高兴地对舱内的汪泉说，“你现在是刚一岁的孩子，难怪说的问题是小毛头的话！”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也兴致勃勃地附和说，“明年今日，二姑姑和我就给你过满周岁的生日，怎么样？！”

舱里舱外，一家人对着视频，相顾着开怀大笑。我还顺便告诉汪泉，她顺利移植的情况，我已向她单位报过喜，告诉了出版社的两位领导和王利华老师。

哪想到仅仅过了一天，情况突变，病情急转直下。汪泉开始出现低烧，还伴有恶心、呕吐、腹泻。尽管在规定时间内通话时，她在视频上还笑着告诉我和她二姑姑：“自己还行，你们别自作多情地瞎担心！”旁边几位病友家属也都说，这些都是移植后的正常现象，不用害怕。但我明显看出汪泉十分难受，只是在大家面前强颜欢笑。

但有一样东西她却无法掩饰，那就是进食。这是检测病人在舱内身体状况最过硬的试金石。这天送晚饭时，我们取回中午送进去的餐具时，拿在手里感到分量很重，剩回来很多饭菜，说明汪泉胃口不好。这让她和二姑姑心里都不免感到有些沉重。

6.波亚现在为自己感到骄傲

波亚立刻跳下车子，扶住脸色惨白的“胡子叔”，嘴里惊恐地喊道：“你怎么啦？”只见“胡子叔”缓过气来，他又伸出手掌，轻轻地却是一叠声地对波亚说：“没事没事！”司机也跳下车子，问道：“是犯病吗？我们是长途汽车，病重的人不能上来！”“胡子叔”慢慢站起身来，声音镇定地对司机说：“我没事，刚刚赶车，岔气了！”司机嘴里念叨着什么，回到车上。波亚扶着“胡子叔”上了车。

开往鱼叫的长途车发车了。乘客把汽车的最后一排留给了波亚和“胡子叔”。这最后一排是连座的，中间没有座椅扶手，这样，波亚靠着车窗坐，“胡子叔”则侧身半躺了下来，头顶着另一边的车窗。

车子开动着。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波亚坐得离“胡子叔”远远的。他看着车窗外，树木、电线杆、楼房、人……都在向后倒去。他想象着继续展开的画面，感觉那些树木、电线杆、楼房、人倒着倒着索兴翻了个个儿，天在下，地在上。这可真有趣，波亚感觉自己也翻了个个儿，练起了“拿大顶”。呵呵，他看见自己的两只脚撑住了司机的肩膀，原来司机是借着他的力气在开车呢。这样说来，自己的力气好大啊！可有时他想帮爸爸妈妈干点活，他们却总是说他力气小，不让他干，让他到一边做作业去。这样的的时候，他总是在觉得自己很没用，很沮丧。

波亚现在为自己感到骄傲：他自作主张地给自己放了大假，自作主张地跟一个陌生人坐上了长途汽车，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放在以前，这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他就像一只小小的蜘蛛，被人强行按在了一张密密的网里。

好一会，“胡子叔”缓过气，坐了起来。“胡子叔”往波亚那里靠了靠，搓着手，犹豫着说：“孩子，我们可以开始说话了吗？”“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话吗？”波亚回头看“胡子叔”，觉得好奇怪。“胡子叔”摇了摇头：“那不算，我要跟你说正事呢。还有，你不是说我刚才凶过你吗，这都不算哦。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波亚告诉他：“我叫波亚。那你呢？我叫你什么啊？”“胡子叔”想了想，说：“你就叫我安叔吧。”波亚点了点头，随后把脸又转向车窗。

外边的景致很吸引他。

安叔拉了拉波亚的手臂：“波亚，你回过头来，安叔好想跟你说话。”波亚显得漫不经心的：“你说好了，我听着呢。”

安叔搓着手，想了想，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起个头。好一会，他决定还是先问问波亚一个他总放不下的问题：“现在学校里是男孩子多，还是女孩子多啊？”波亚回答：“我们班男生比女生多两个。”安叔立刻追问：“那男孩子会欺负女孩子吗？”“什么？”波亚回过头瞪大了眼睛，“男生欺负女生？现在哪有这样的事情！只有女生欺负男生！我们班除了劳动委员，所有的班干部都是女生！连报纸上都说了，现在是阴盛阳衰。不过，我的好朋友扣子说，到了中学就好了，那时，男生就成咸鱼翻身了！”

安叔听了，好像放下下心来，他笑着说：“你快讲给我听听，女孩子怎么欺负男孩子的？”

波亚想了想，脑子里立刻跳出两件事来。有一件事是这样的：有天上语文课，他趴在桌上睡着了。老师指着他说：“请同桌关心一下。”同桌妮妮就从课桌里掏出一张报纸，披在了他的身上，结果引得哄堂大笑。这件事太丢人了，波亚没好意思告诉安叔。

波亚跟安叔说了另外一件事：“有一天，我和同桌妮妮一起去操场除草，妮妮想要我提箩筐，就老说，你提着哦，我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太阳花，结果我就提了一天的箩筐，好沉好沉的，可妮妮最后说一朵太阳花都没找到。这不是欺负我吗？”

安叔听了，笑出声来：“这女孩子聪明！以前都是男孩子欺负女孩子嘛，我就拉过坐你前面的女孩子的小辫子。”

没等波亚说话，这时，坐在他们前排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乘客回转头来，咕哝了一声：“小流子！”

安叔一下子收起笑容，满脸涨得通红。波亚想，安叔这下一定生气了，他肯定会站起来回骂这位“眼镜阿姨”的。可是，安叔却把头垂了下去，不停地搓着手。波亚不明白，这是怎么了？难道安叔怕这位多管闲事的“眼镜阿姨”？

星星湾

简平



妮妮就从课桌里掏出一张报纸，披在了他的身上，结果引得哄堂大笑。这件事太丢人了，波亚没好意思告诉安叔。

波亚跟安叔说了另外一件事：“有一天，我和同桌妮妮一起去操场除草，妮妮想要我提箩筐，就老说，你提着哦，我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太阳花，结果我就提了一天的箩筐，好沉好沉的，可妮妮最后说一朵太阳花都没找到。这不是欺负我吗？”

安叔听了，笑出声来：“这女孩子聪明！以前都是男孩子欺负女孩子嘛，我就拉过坐你前面的女孩子的小辫子。”

没等波亚说话，这时，坐在他们前排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乘客回转头来，咕哝了一声：“小流子！”

安叔一下子收起笑容，满脸涨得通红。波亚想，安叔这下一定生气了，他肯定会站起来回骂这位“眼镜阿姨”的。可是，安叔却把头垂了下去，不停地搓着手。波亚不明白，这是怎么了？难道安叔怕这位多管闲事的“眼镜阿姨”？